当代西方学术前沿研究报告

（2005—2006）

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 编

主编　薛晓源　李惠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　言

薛晓源

2000年春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进行创刊以来的第三次改版，杂志社召开作者和读者座谈会，讨论今后办刊的方向。编辑部集思广益，含英咀华，把“理论性、现实性、前瞻性、对策性”作为座右铭写在刊物的每一期的封面上，作为刊物努力的方向。为了把握理论与现实的最佳结合点，杂志开设“前沿问题研究”专栏，对当代西方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聚焦了以下专题：全球治理、全球化与风险社会、风险与安全研究、风险社会与治理、现代性问题、社会正义与社会规范、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协商民主、生态政治等，先后编译西方著名学者近200篇研究文章，很多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很多学界人士认为把握当代西方学术前沿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的最大特色。

事情总是辩证的，接下来也遇到不少的问题：我遇到许多作者和读者，尤其是学界的同仁的不断地，但是善意地追问：什么是前沿问题，如何把握和研究前沿问题？说实在的，这个问题在我担任编辑部主任的第一天，我就在心里不断地追问自己。自己也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可惜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 089页是这样界定“前沿”的。

“‘前沿’，名词。1. 防御阵地最前面的边沿，2. 比喻科学研究

中最新或领先的领域。”

解释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我认为《现代汉语词典》对“前沿”的解释还是恰到好处。

我又从网上按“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研究”专题查询，谈论这个问题的条目有15万6千多条，真正从正面界定和阐释“前沿问题”内涵和外延的文章却不多。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发现谷源洋先生在**《前沿扫描：世界经济研究》一文中正面解释和界定“前沿问题”**。**他说**：“所谓前沿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和社会迫切关注和需要研究的问题；二是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重大问题；三是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难点问题。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学者提出的‘中国输出通缩论’、‘人民币低估论’、‘中国商品冲击论’以及‘中国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论’等论调，都是我们国家和社会民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和学者能从实际出发，给予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视为前沿问题的研究。”谷源洋先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答什么是前沿问题，我认为切中肯綮，但是在内在属性论述上还是过于简略，难免差强人意。

我想从“前沿问题”所应该禀赋的属性来界定：1.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禀有学术前瞻性。什么是学术的前瞻性？我在德国慕尼黑大学采访社会学家乌·贝克教授，就“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的关系向贝克教授提问：在《自由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您说在爆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时，您正在审阅《风险社会》一书的清样，西方许多学者包括中国有些学者都认为是这次核事故触发了您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写作《风险社会》这本专著。事实上不是这样，早在核事故之前，您就已经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写作了这本专著。我们想知道的是，在这之前，是哪些现实问题触发您这样

做的？

贝克教授是这样回答的：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新表述，我提出风险社会的构想。这个风险是现代乃至于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的核心，它将取代诸如财富、科学、理性等因素而主导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开展。风险社会基本上是以对工业社会现代化的批判为着眼点，通过扬弃线性的、简单的“第一现代性”（或“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出自我批判、解决难题的“第二现代性”（或“反思现代性”），因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安全不确定性、生态灾难已无法再用旧的社会观点、制度来解决。尤其是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大规模生态灾难和社会不平等风险威胁，已远远逾越了现代工业所内含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疆域边界的逻辑，反过来将侵蚀并且挑战民族国家体制的基础与统治管理能力。也就是说，现代工业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不仅只产生以民族国家为范畴的风险社会，而且更是由于这种风险的蔓延造成了世界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严峻挑战。

贝克教授对这个问题又补充道：对现实问题及其矛盾的反思和现有解释范式的困顿，促动我对未来的忧虑，使我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构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印证了我的观点，扩大了影响，我的学术敏感和热情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前瞻性吧！

2.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禀有学术原创性。在采访乌·贝克教授时，我询问“中国目前面临最大的风险和危险是什么？”贝克教授结合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及世界的冲击，认为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社会转型的巨大震荡，他特别强调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安全问**

题，是凸显社会整体安全状况的一个缩影，也是未来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缩影。

谈论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西方学术大师和学者很多，许多人都是浮光掠影，泛泛而谈，往往是隔靴搔痒，不关痛痒，贝克教授对这个问题回答我认为是切中肯綮，真正地搔到痒处。“压缩饼干”说既形象又妥帖地揭示出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险，且又具有原创性，恰如马克思所说的“夏夜吹来了一股凉爽的风”。

3.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禀有学术问题意识。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说，一种理论和本质“与其说取决于思考对象的直接内容，还不如说取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他认为：“事实上，哲学的结构、问题，问题的意义，始终由同一个问题式贯穿着。”（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47 页注 2、54 页）受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启发，我认为前沿问题研究的学术问题意识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带着问题意识去发现研究问题是如何呈现的；进入研究领域、探询研究领域中的问题体系；提出解决研究问题的路径和方法。卡尔·波普提出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拉卡托斯的“启发式”研究可能对我们研究前沿问题有所帮助。

4. 前沿问题的研究应该禀有学术现实性，即现实关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61 页）前沿问题的研究不应是“书斋里的革命”，应该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中去，做时代的弄潮儿。我认识的一个学者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作为身处在这个时代的学者，我们是不幸的，因为“前人之述备矣”；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遭遇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做出前所未有的学问来！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会起飞。时代呼唤学者去思考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矛盾。

基于上述思索和考量，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对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和梳理，以期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这里汇编的文章都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近两年的精华，分八个专题进行加工整理，形成研究报告的框架，以期能够把握当代西方学术前沿的主流和趋势。挂一漏万，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是为序。

2005 年 9 月 7 日于北京西单

目　录
Contents

1 序言

全球化研究

3 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44 [英]格雷厄姆·汤姆逊／全球化有限制吗？——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及其边界

60 当代西方学术信息快递

全球契约：对华盛顿共识的社会民主选择／全球化与秩序／全球化与美国世纪／全球化与国家经济福利／驯服全球化：治理的边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欧盟经济治理与全球化／福利国家、全球化与国际法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研究

69 薛晓源　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

95 [德]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

127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

138 [美]弗兰克·费舍尔／乌尔里希·贝克和风险社会政治学评析

现代性问题研究

335 陈学明／必须反对在现代性问题上的两种错误观点
341 汪行福／“新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
356 山小琪／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367 [美]安德鲁·费恩伯格／现代性理论与技术研究
385 [英]欧内斯托·拉克劳／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
406 郑　莉／鲍曼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424 [澳]彼得·贝尔哈兹／解读鲍曼的社会理论

正义、公正与规范研究

447 童世骏／正义基础上的团结、妥协和宽容——哈贝马斯视野中的“和而不同”
457 [美]托马斯·布里奇／公民正义和一种重叠共识的需要
467 马　实／社会规范与社会公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访谈录
482 潘自勉／社会规范的现代价值诉求

生态政治与生态社会研究

499 李　刚／生态政治学: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
514 [美]丹尼斯·皮拉杰斯／建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人类事务的第三次革命
530 [日]岩佐茂／环境思想的先驱——蕾切尔·卡逊

当代西方学术信息快递

541 [英]达米安·托宾／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挑战
546 [美]江忆恩／中国中产阶级对世界事务的态度
550 [美]安德鲁·韦德曼／中国的反腐运动与腐败

全球化研究

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英]格雷厄姆·汤姆逊／全球化有限制吗？

——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及其边界

当代西方学术信息快递

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俞可平

［摘　要］ 本文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挑战，对当代西方比较有影响的几种新国家主权理论，特别是全球治理理论，做了较为详细的评析，最后着重就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和民族国家的地位做出了若干结论，并就我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家战略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全球化　国家主权　全球治理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及其遇到的冲击

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Jean Bodin)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主权理论。布丹认为,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它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主权是国家的属性,是国家的本质特征。国家的主权具有绝对性、永久性、不可让渡性、不可分割性和不受侵犯性。在布丹那里,主权包括立法权、宣布战争与缔结条约权、任命官员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铸币权、税收权等。从根本上说,布丹的主权理论是为巩固君主的绝对专制权力服务的,他所说的国家主权更多地是指君主在其统治的范围内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完整的近代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的产生而形成的。

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交战方于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奥斯纳布吕克和约》与《明斯特和约》,两个和约后来统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此后,国家主权开始具备对内对外的双重属性。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它不受任何国内法的约束,国家凭借这一权力可以处理所有国内事务。主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它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也不受外部力量的侵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具备对本国政治、经济和领土的自主管辖权,否则就不成其为主权国家。主权是统一的、最根本的权力,国家中的一切权力都从属于主权权力"①。因此,主权便成为国家的象征,国家的完整和独立主要体现为主权的完整和独立。基于这样一种性质的国家主权之上的国家体系习惯上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

---

① 吴惕安、俞可平主编:《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对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正在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形象。正如英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无论是支持全球化的人还是批评全球化的人都认为，各国的日益一体化导致了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独立程度的降低或者国家主权的丧失。各种团体和个人都说全球化引起经济独立的结束、政治民主的消融和文化趋同的衰落。他们甚至指责说，各国经济一体化意味着本国团体，甚至整个社会，不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而要受制于外部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①乌尔里希·贝克也说："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②

英国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专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教授对全球化给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挑战做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概括，他认为全球化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民族集体自决的观念不再仅仅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就其活动和动力而言，很多最根本的、能够决定政治利益和政治结果性质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力量与过程现在已经超越了单一政体的范围。第二，我们不能再把有效政治权力的核心等同于国家政府和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和国家政府都被限制在自由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权力所形成的复杂网络中。第三，当然，虽然许多国家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但它们经常体现和

① 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311页。

② 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见贝克等著：《全球化与政治》，第14页。

包含在不断变化的新政治权威形式中。国家主权并没有崩溃，但这种权力的实质——国家进行统治的实际能力——正在改变其形式。一种新的政府和治理形式正浮出水面，它用不可分割的、领土上排他的公共权力形式取代了国家权力的传统概念。第四，公共物品的培育和强化越来越要求协调的多边行动。同时，跨国问题的解决可能经常需要国内的重大调整。由于政治权威的分散和多层治理的增加，国家政治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五，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国内政治问题和国外问题的区别日益模糊。各国政府面对的诸如国际毒品交易、艾滋病、非再生资源的使用、原子能工业废料的治理、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传播和全球变暖等问题，很多都无法确定其归属。而且，诸如跨国公司的设置和投资策略、全球金融市场的规制、在全球劳动分工和资本缺乏控制的背景下单个国家的税基受到的威胁等问题，都对国家经济政策核心工具的延续性价值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几乎在政策的所有主要方面，处于区域和全球流动过程之中的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已经卷入了密集的跨国协调和规制之中。①

赫尔德主要是从民族国家的治理权力来观察全球化对传统国家所产生影响的，这一分析大体上说是比较客观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领土、主权和人口这三个更加基本的方面就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为资本全球化、产品全球化和通讯全球化。这些现代的经济要素日益要求冲破民族国家的壁垒，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没有资本、产品和通讯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就根本谈不上经济全球化。资本、产品和通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既对

① 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lity Press, 2002, p. 305—324.

全球性流动提出了客体的要求，又对这种流动提出了主体的要求。换言之，它要求一个相应的全球性的流动空间，这个全球性的流动空间就是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又要求一个管理和协调资本、产品和通讯全球流动的世界性组织，这个世界性的管理和协调机构就是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尤其是跨国公司。所以，经济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全球市场的形成和跨国组织作用的增大。全球市场和跨国组织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国家领土观念是相冲突的，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客观上都要求冲破领土的束缚。当国家的领土疆界与资本的全球要求相矛盾时，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组织就会想方设法使国家的领土要求从属于资本扩张要求。进一步说，当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领土发生冲突时，传统的领土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当经济的全球化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的领土束缚时，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政治后果："全球化概念指出了一个方向，而且只有一个方向：经济活动的空间在扩大；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因此重要的是政治调控的空间也在扩大。"①

民族国家的领土要素与主权要素是紧密相连的，经济全球化既然对领土要素提出了挑战，也必然对主权要素提出挑战，甚至更明显、更严重。正如《已经改变了的国家》一书的作者所说："在一点上，全球化拥有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影响：关于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全球化的规范正在穿透国界，重塑传统的主权和自治概念。……这种规范已经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发展，它使制止严重侵犯人权和人类安全的国际干预具有合法性。"②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跨国投资等全球

① 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见贝克等著：《全球化与政治》，第212页。

② Gordon Smith& Mois Naim, Altered States: Globalization, Sovereignty, and Governance, IDRC, 1999, p. 27.